



班禪大師

降边嘉措著

班禅大师

赵样初题



東方出版社

封面题签：赵朴初

班禅大师

BAN CHAN DA SHI

著者/ 降边嘉措

责任编辑/ 陈淑梅

封面设计/ 肖 辉

封面摄影/ 杨绍明

版式设计/ 刘宝华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冶金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7 字数/ 138,000

版次/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123-3/K·36

定价3.50元

班禅在家中（1951年）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设宴庆祝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协议签订。右三为班禅。





丹增（右）和达赖（左）在北京火车站（1954年）



班禅在达赖寓所拜会达赖（1954年）



班禅与习仲勋合影（1952年）

李维汉和班禅在宴会上（1959年）





喜饶嘉措大师朝见班禅大师（1959年）

班禅与本文作者（右一）在一起（1982年）



前 言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深受藏族人民爱戴的一位卓越民族领袖。他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繁荣而辛勤操劳的一生，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一生，是为弘扬佛法，引导信教群众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

我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是在1952年4月28日。他从西宁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我当时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当战士，我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在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率领下，前往郊外的欢迎篷迎接。后来，文工团又为班禅举行专场演出，一位女同志报幕，我翻译。演出结束，谭冠三政委、范明副政委陪同大师向我们表示祝贺和慰问。当时军区文工团只有四个藏族同志，三女一男，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性，团首长让我代表全团文艺战士向班禅大师敬献哈达。

1954年下半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他们两位分别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我曾为达赖喇嘛担任一个时期的翻译。

1959年4月，西藏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到了国外，

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时，我早已在京工作，又为他担任翻译。从那以后，一直到1962年8月，每次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和其它一些会议，我都为他翻译。1962年在人大、政协会议，及其后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都为大师担任过翻译，并参加过“七万言书”的部分翻译。当时大师的活动非常繁忙，我通过翻译工作，不但同大师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对大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1962年8月大师返回西藏，不久便遭到厄运。

我们再次相见，是1966年的深秋，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红卫兵召开批斗大会，中央民委掌权的一派组织（原领导已靠边站）通知我去为大师翻译，但红卫兵头头们说，他们懂汉语，要用汉语批判，让首都人民都知道班禅的“罪行”。我虽然没有翻译，但却有机会看到批斗大会前前后后的全过程。

1977年10月班禅大师出狱后，我又给他当翻译，直到1981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藏族文学研究。从1981年以后，我再没有为大师翻译，工作上也没有什么联系，只是私人交往。但是，作为一个藏族学者，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们民族的这位杰出领袖。

1988年年初，《人物》杂志约我写一篇介绍班禅大师生平事迹的文章。我当即向大师汇报，并约谈一次，请教几个重要问题。但因拉萨发生骚乱，大师一直很忙。后来他说：“你先写吧，我的事你都清楚。”11月，初稿完成，2万余字，送大师审阅。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华儿女》编辑部约我写一部正式的班禅传记。我亦早有此念,便欣然从命。很快又写了一份详细提纲,有5万多字。12月中旬,又向大师汇报。两个刊物都希望大师提供照片,作为封面和插页。《中华儿女》还请大师为该刊题词,大师都应允了。唯有写传之事,大师表示不同意见,说:“写传是不是早了一点?我至少还要工作20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可能犯错误、受挫折,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你怎么写?”我说:“历代达赖、班禅都有传记。我想用新的形式、新的观念,为您和达赖喇嘛立传。能不能写好,写了能不能出版,以后再说。不过从现在开始就要作准备。希望能得到您的关心和支持。比如您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我访问了很多,都弄不清,只好请您帮忙。”大师表示愿意帮忙,说:“最近要去西藏参加灵塔开光仪式,回来和你谈,象讲《格萨尔》故事一样,给你讲上几天。”

万万没有想到,大师因操劳过度,遽然西归。噩耗传来,我感到万分震惊,万分悲痛。

班禅大师英年早逝,中天殒落,是藏族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大师的事业刚刚开始,一系列宏愿都未能付诸实践;很多设想还未能条理化、系统化,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只是处于草创阶段。

班禅大师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大师自己曾经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八个字来形容他

不平凡的经历。他还说：“我这个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从来不说假话，不搞阴谋诡计，但始终又被人误解和歪曲。”

40年来，大师的命运，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同我们藏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

但是，大师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遭遇，他的理想与憧憬、追求与向往，他的痛苦与忧虑、困难与挫折，并不是所有的同胞都知道，都能够理解的。为了继承班禅大师的遗志，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为了把西藏的事情办好，作为一个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藏族学者，我有责任将大师伟大而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奉献给一切关心大师、关心西藏、关心藏族人民的人，并以此来悼念敬爱的班禅大师，寄托我的哀思。

为了这个目的，我拟写两本互有联系、又各有特色的书。《班禅大师》就是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十世班禅传》将在更广阔背景下叙述班禅大师的一生。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人物》和《中华儿女》编辑部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谨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同时，得到熟悉、了解西藏的中央和西藏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大师的父母和经师、大师身边的工作人员、民族及宗教界人士、翻译界及藏学界的前辈专家和同行朋友，以及在藏工作多年的同志们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不少同志向我讲述了许多重要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请允许我怀着最虔诚的心情，衷心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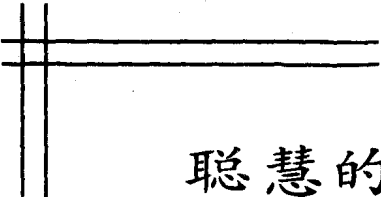
愿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英灵得到安息！
愿十世班禅的灵童早日转世！

1989年4月10日夜

目 录

前言.....	1
聪慧的转世灵童.....	1
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	9
少年活佛在成长.....	16
重返故乡日喀则.....	27
16岁成了国家领导人.....	35
难忘的拉萨盛会.....	42
良师益友陈毅.....	52
肩负重任更要有所作为.....	58
在叛乱发生的时刻.....	65
不能容忍“左”的错误.....	77
没有心思去作“逍遥游”.....	96
又一个不寻常的“早春天气”.....	110
“七万言书”直言上谏.....	125
李维汉、习仲勋都挨了批判.....	135
在逆境中历尽磨难.....	142
九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	150
成为普通的北京公民.....	161

一代宗师风范长存.....	164
生命的最后闪光.....	175
附录一：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180
附录二：历代班禅简介.....	193



聪慧的转世灵童

1937年12月1日，整个玉树寺、玉树地区的僧俗百姓都沉浸在无限的哀痛之中。哭泣的声音，诵经的声音，祈祷的声音，还有法号低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悲痛的气氛。寺院外面有两位虔诚的信徒，在凄厉的寒风中昏死过去。纷纷扬扬的雪花，不断飘落在他们身上。

喇嘛和农牧民们不顾寒风刺骨，不管大雪飘飞，排着长长的队，瞻仰他们无限敬仰、无限爱戴的佛爷的遗容，并敬献哈达和礼品。

这一天的凌晨2时50分，第九世班禅洛桑土登·曲吉尼玛在青海省的玉树寺拉加颇章中圆寂，享年54岁。

大殿里，香烟缭绕，点燃了一千盏酥油灯，火苗在不停地跳动。玉树寺的活佛和负责寺内行政事务的僧官——藏语叫“堪布”，正率领僧众在念经祈祷，颂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的功德。祝愿他的转世灵童早日诞生。

九世班禅怎么会流落到青海玉树地区，最后在那里圆寂呢？这事要追溯到20多年前的一件公案。

在习惯上，西藏分为前藏和后藏两部分，前藏以拉萨

为中心,藏语叫“卫”;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藏语叫“藏”。前藏是达赖喇嘛的管辖区,后藏是班禅的管辖区。达赖喇嘛领导着噶厦政府。“噶厦”是藏语,意译为发布命令的地方,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有四个噶伦,相当于内阁成员。班禅属下的最高行政机构叫“朗玛岗”,过去译作“堪布会议厅”,简称堪厅。

从宗教地位上讲,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是完全平等的。

从政权方面讲,自从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创立噶丹颇章王朝之后,噶厦政府便管辖着整个西藏,包括阿里、那曲、昌都、山南、察隅和门域的广大地区,也包括后藏地区,连日喀则宗的宗本也由噶厦政府委派。堪厅方面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四个宗(相当于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从地域来讲,不到整个西藏的1/10,但在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与达赖齐名。“天上有太阳月亮,人间有达赖班禅”,这句藏族谚语可以说明他俩在藏族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因堪布会议厅和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11月被迫离开西藏到内地。次年到北京,在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帮助下,在中南海设立瀛台行辕。从此,便以班禅行辕的名义开展政教事务。由于内地长期军阀混战,兵连祸接,九世班禅和他的随行人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在祖国内地过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亡生活,最后在荒漠的巴颜喀喇山脚下仙逝,始终未能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无限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为藏族政教事业的昌盛、为各民族的团结、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奔走呼号，奋斗终生。在他病危之时，留下言简情深的遗嘱：

“余生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道圆寂。……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囑。”

九世班禅圆寂之后，按照惯例，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滞留在青海的班禅行辕，均开始了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住在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派出要员在安多地区四处寻访。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共寻访到相貌不俗、聪明慧智的十七名灵童，均被迎至塔尔寺内。然后举行宗教仪式，进行甄别和认选，发现其中有五名不适宜作为转世灵童。

不久，堪厅将这十七名灵童送回本人家里，他们继续在寺内做了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再次将余下的十二名灵童迎至塔尔寺，经甄别初步确定了六名。他们是：曲登格·隆热嘉措、巴宿布喇嘛、曲穷扎西、次巴多吉、阿多吉村、温都·贡布才旦。对这六名灵童又经过打卦问卜，大家认定曲登格·隆热嘉措灵慧超人，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遗憾的是，曲登格·隆热嘉措突然病逝。于是，堪厅又将其他五名灵童接到塔尔寺来，并将这五个人名字写在